

## 第十二章 新風館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天空一片陰暗，整個京都都被籠罩在這種陰沉肅殺的氣氛中，秋高氣爽已經不見，那些連綿了三四天的寒冷雨水，不止衝刷著民宅上方瓦簷裏的灰塵，將地麵上的青石板道衝洗得幹乾淨淨，同時也帶來了慶曆五年秋天的第一道寒意。

範閑搓著手，坐在新風館的二樓，目光透著窗外的層層雨簾，看著街對麵的一處衙門，再往那邊望過去一些，就是大理寺的衙門，兩個衙門比較起來，一處這邊要顯得清靜許多，但是進出的監察院官員麵色沉穩，再不似當初的那種模樣。

整風已經進行了一些天，當然，範閑並不認為僅僅靠喊幾句口號，將條例重申一遍，就能把所有院吏的心思收攏回來，所以暗中的自糾自查與調查一直在進行，在無情地革除了一些人的職司，同時更加鐵血地將有些官員送到七處受審之後，整個一處的風氣終於得到了有力地扭轉，精密如儀器一般的衙門終於開始有效地運轉起來。

範閑沒有習慣在一處坐堂、所以拒絕了沐鐵騰出房間來的想法，而是直接在一處的對門，京中有名的新風館二樓，包下了一個臨街安靜的房間，天天就是坐在這裏吃些小食，打發一下時間，同時也可以保證，如果一處有事的話，自己可以馬上反應過來。

他的身前桌上擺著一格蒸籠。約摸兩個手掌大小的蒸籠裏，放著獨一個包子，由此可知這個包子滿皮大餡十八個褶，個頭也確實不小，白生生的麵裏透著股欲揚溢而出的鮮美油意，讓人看著就有些眼饞。他對著包子輕輕吹了一口氣，用筷子將包子褶匯聚成的龍眼拔開，露出裏麵的新油肉湯來`9J(W/W+u3M6j0k/v

範閑拿了一管麥秸，偏頭問道：“喝不喝湯？”

“燙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用筷子將那眼戳開。挑開裏麵被湯汁泡了許久已然入味的肉餡兒，用小碟子接著，放到自己身邊那人的碗中，哄著說道：“大寶最乖，這湯燙，肉可不燙，不過還是要多吹吹。”

大寶很聽話，鼓著腮幫子，對著碗裏的肉拚命地吹著虎！虎！虎！

自從嶽丈大人辭官歸鄉之後，林府便變得冷清了起來，範閑在北齊的時候，大寶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範府裏呆著。他回來後，好些天沒有發現大寶的身影，不免有些疑惑。問了婉兒才知道，原來是想著他剛剛回國，所以把大寶送回了林府。範閑聽到這話後有些不高興，雖然說旁人看在自己的麵子上，對林府肯定不敢刁難。但那些府裏的下人是最能刁鑽使壞的角色，如今的林府隻有婉兒的幾個遠房兄弟在照看著，怎麼能放心？

偏生他接任一處之後。連著忙了許多天，竟沒有時間來管這件事情，趁著今兒個下雨，京都無事，他喊鄧子越將大寶從林府裏接了出來，與他一道坐在新風館裏，嚐嚐這家食館最出名的接堂包子，呆會兒一路回府。

“別吹了，可以吃了。”範閑笑嘻嘻望著自己的大舅哥。

不知道為什麼。智商像個小孩子一樣的大寶，特別聽範閑的話，趕緊低下頭去，一口將那粒肉餡吞了下去，看他那猴急模樣，也不知道他嚐出味兒來沒有。

範閑看著這一幕，不禁想起了豬八戒吃人參果的模樣，又忍不住笑了起來。

鄧子越坐在另一桌，看著這一幕，心裏不免有些異樣的感覺。跟著範閑的啟年小組一共三十幾個人，攏共分成四班，對他進行貼身保護，而鄧子越接了王啟年的職司之後，更是對範閑寸步不離，所以這些天範閑做了些什麼，他最清楚。他心想，自己跟著的這位提司大人，還真是一個讓人看不清楚的人物，整頓一處風氣之後，竟是許久沒有下具體的指示，而隻是天天在這新風館裏吃好菜，聽小曲兒以範提司的身份，能夠對自己的癡呆大舅哥如此上心，這也讓他感覺有些意外，有些佩服。7u6Z2E\$!\&\6e

樓下蹬蹬蹬響起一陣腳步聲，鄧子越馬上從閑思裏醒了過來，手掌緊緊握著腰畔樸刀，雙眼如鷹，盯著樓梯

處。

來的人是沐鐵，這些天他天天在處裏負責糾查的工作，要審核那些有疑點的下屬，同時又要慰勉保持大家的士氣，還要處理範閑暗中交待下來的那項任務，竟是忙得連逛樓子的時間都沒有，雙眼深凹，黑黑的臉上現著一絲不健康的灰暗。

沐鐵將頭上的雨帽掀了下去，解開雨衣，隨手扔在房間門旁的角落裏，小心翼翼地從懷中取出一個圓筒，筒子不知道是什麼材料製成的，但很明顯可以防水，因為他從裏麵抽出來的紙卷沒有被打濕一點。

範閑接了過去，細細地一行一行審看著，眉毛卻是漸漸皺了起來，臉色也陰沉了起來。回京之初，他便讓鄧子越去查與二殿下有關的那幾位大臣，與崔家有沒有什麼關係，後來接了一處，這個任務就直接交給了沐鐵，也算是對他的一次考驗。

紙卷上看似沒有什麼得力的證據，這也是他意料中事，對方的手腳一定會做得極幹淨，隻是顯得有些過於幹淨了，難道崔家身為大族，這些年裏，竟然都不會難那位吏部尚書，那位欽天監上些供？事有反常必為妖，範閑心裏歎息一聲，問道：“所有的都在這裏？”

沐鐵點了點頭。

範閑又問道：“二處那邊有沒有問什麼？”

沐鐵看了他一眼，搖了搖頭：“二處現在很配合，而且隻以為是院令，不知道是提司大人的意思，請大人放心，可以保證沒有人知道。”

“二處那邊也沒有什麼情報？”範閑這時才發現自己手裏還抓著筷子，知道自己心裏實在有些緊張這件事情，自嘲地笑了笑，將筷子擱到蒸籠邊上，他如今最大的敵人就是遠在信陽的長公主，誰也不知道長公主哪一天就會回到京都，所以他必須確認，在太子與長公主漸行漸遠之後，朝中這幾位皇子究竟是誰，與長公主是一路的！

沐鐵語氣依然恭謹，卻多了一絲自信：“對於京中的監察，二處雖然司責情報工作，但來源還不如咱們一處，大人放心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，示意他可以離開了。

等沐鐵離開之後，範閑看著那卷案宗上密密麻麻的小字陷入了沉思，上麵記載的都是崔氏這些年來的行賄對象，時間，緣由，朝中這些京官大部分都有瓜葛，偏生沒有二皇子那派的痕跡，這讓他感覺很頭痛，明明心裏的直覺告訴他有問題，但卻無法從這些繁紛的信息中，找到真正有用的東西。

範閑其實很清楚，自己的長項在於刺殺，握權，造勢說到底，表麵的溫柔之下，他有的隻是一顆刺客鋒將的心，而並不是一位善於禦下，揉捏人心的皇者，也不是一位長於分析情報，判斷方略的謀士知其所短，用其所長，範閑是這樣用人，也是這樣分析自己的。

想到在北齊上京城裏的那次鎮密計劃，他不由歎了一口氣，開始想念起那位看似滑稽，實則幫自己出了不少主意的王啟年。當然，那個計劃的真正操盤手，是言冰雲，範閑也本打算回京之後，將他一直捆在自己的腰帶上，誰知道院裏竟然讓言冰雲去了四處，而讓自己兼管一處，想從官麵上來壓榨小言公子的智力謀略，已經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

他看了一眼大寶，發現大舅哥正對著一碗雜醬麵發起最後的猛攻，不由笑了笑，拿起蒸籠裏沒了肉餡的白麵包子皮，伸到他碗裏胡亂抹了些肉醬，然後極快地塞進嘴中，大口大口地嚼了起來。

大寶一愣，發現有隻手從自己的碗裏蜻蜓點水而過，半天才反應過來，緩緩抬頭看了一眼滿臉得意的範閑，有些幽怨地搖了搖頭，又低下了頭開始吃麵條。

新風館外麵的雨還在嘩嘩地下著，雨勢極大，落地之後綻成無數團雨霧，漸漸迷離了人們的眼睛，將街道四周的建築都朦朧了起來。一股子寒意隨著雨點，降落在京都裏，刮拂在新風館門口的那一行人身上，想從他們的脖頸處鑽進去，借人取暖。

範閑將一襲風襖披在了大寶的身上，很細心地係好他脖子上的係扣，確認寒風不會灌進去，這才放心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說道：“閑閑要去做些事，大寶先回府去找婉兒玩好不好？”

大寶正在嚼著蘋果，含糊不清地點點頭說道：“妹妹太凶...我...範...小胖玩。”

範閑明白他的意思，哈哈笑了起來，心裏想著，如果這天下的官員臣子行商販夫妓女詩人，都能有大寶這樣一顆簡單平和的心，或許自己的生活會要簡單輕鬆許多吧？

小心地交待了藤子京幾句，範府的馬車就接著舅少爺回了府。鄧子越看了範閑一眼，沉聲問道：“大人，這時候去哪裏？”

“去言府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